



绿色

ATURE

延龄草 | Wake-Robin

[美] 约翰·巴勒斯 / 著 马永波 邢崇 / 译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延龄草

Wake-Robin

[美] 约翰·巴勒斯 / 著 马永波 邢崇 / 译

主编：马永波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延龄草 / (美) 巴勒斯 (Burroughs, J.) 著 ; 马永波, 邢崇译. -- 合肥 :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2.5 (绿色经典生态文学书系)

ISBN 978-7-212-05222-5

I. ①延… II. ①巴… ②马… ③邢… III. ①散文集—美国—近代 IV. ①I7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06559 号

书 名: 延龄草

作 者: (美) 约翰·巴勒斯

出版人: 胡正义

选题策划: 刘文辉

责任编辑: 刘文辉 杨洋

责任校对: 胡义

责任印制: 刘银

装帧设计: 亚力设计工作室

出 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人民出版社 <http://www.ahpeople.com>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8 楼

邮编: 230071

发 行: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8 楼

邮编: 100011

营销部电话: (010) 64267120, 64266769

印 制: 北京朝阳新艺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 (010) 8770441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143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12-05222-5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二十世纪下半叶，尤其是后二十年来，美国文坛上兴起了一种新的文学流派——生态文学，它以描写自然为主题，以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内容，展现出一道亮丽的自然与心灵的风景，有美国文学史上的“新文艺复兴”之称。它已经成为美国文学的主要流派，堪称美国文学中最令人激动的领域。

现代社会对自然造成的人为破坏，已经成为举世关注的问题，人类所面临的是核战争的威胁、慢性辐射的毒害、化学或生物战争、世界人口的可怕增长、全球变暖、臭氧层的破坏、酸雨加剧、热带雨林的过度砍伐、表层土壤和地表水的急剧丧失、过度捕捞和海洋污染、垃圾泛滥、植物和动物不断增快的灭绝速度……

在此背景下，“生态”已成为二十一世纪的核心话题。在现代文明世界里，与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相伴的则是信仰缺失、欲望泛滥、自我原子化、生存意义平面化等人类精神方面的危机。自然生态的危机和人的精神生态的危机密不可分，人怎么对待自然，就怎么对待社会 and 他人。仅仅通过生态科学发展提高环保技术、完善环保政策还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人和自然的矛盾，关键是要通过思维方式和文化意识的变革来培育一种新的生活世界观和生态文化。因此，对自然的歌颂与描写、对保持我们脚下—片净土的向往与追求，已经跨越了国界，具有一种普遍意义。

首先，生态文学注重的是生态系统的整体观，自然不再仅仅是人类展示自身的舞台背景，而是直接成为写作的主要对象。以这种生态整体观作为指导去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势必决定了人类所有与自然有关的思想、态度和行为的判断标准不再是从人类中心主义出发、以人类利益为价值判断的终极尺度。它关注的是有利于生态系统的整体和谐、稳定和持续性的自然存在。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只有将自然生态的整体利益作为根本前提和最高价值，才有可能真正认识到生态破坏与危机对人类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只有确保了整个自然的再生性存在，才能确保人类健康安全

的持续生存。

其次，在考察自然在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对人的影响，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人对自然的赞美，人与自然重建和谐关系等方面时，生态文学重视的是人对自然的责任与义务，热切地呼吁保护自然万物和维护生态平衡，热情地赞美为生态整体利益而遏制人类不断膨胀的自我欲望，尤其是要反思和批判人对自然的征服、控制、改造、掠夺和摧残等等工具化对待自然的态度。生态文学探寻的是导致生态灾难的社会原因，文化是如何决定人对待自然的态度与方式，社会文化因素的合力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这就要求从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向生物中心主义过渡，承认万物有其不依赖于人的标准的“内在价值”。人类与其它生命一样，只是地球生命团体中的成员。所有物种都是互相依赖的系统的一部分。所有生物都以自己的方式追寻自身生命的完善。人类并非天生就高于其它生命。

在全球性生态危机之中，探索自然与人的关系，唤醒人的生态意识，已成为文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主要功能。生态文学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学的定义，作家必须以全新的位置意识和生存方式呈现人与世界，与此同时，文学所要呈现的对象，则从人

类社会延伸向整个世界与宇宙，文学关注的将不仅仅是人类的利益，而是整个生态圈的利益，并从是否对这个生态整体的利益有所贡献来确立文学品质的标准。文学在升华为守护家园的事业以后，文学家的使命也必然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他不应再像主体性文学时代的文学家那样简单地讴歌人的力量、描述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表现人对世界的征服，而应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视野，反映和推动人们守护家园的事业。

作为一个文学流派，生态文学的源头是英国博物学家和作家吉尔伯特·怀特的《塞尔朋自然史》。美国作家亨利·梭罗、约翰·巴勒斯、约翰·缪尔、玛丽·奥斯汀、阿尔多·利奥波德、雷切尔·卡森等继承了这一传统，使之延伸到了美国。生态文学之引人注目，不单是因为万物关联的深刻思想，对当下人类困境的触及与揭示，更在于它形式上的新颖和独特，它主要以散文、日记等形式出现。其最典型的表达方式是以第一人称为主，以写实的方式来描述作者由钢筋水泥的文明世界走进荒野冰川的自然环境时那种身心双重的朝圣与历险，是将个人体验与对自然的观察融合无间的结果。

生态文学也有其自身的发展历史，它从开始时偏重科学考察

的纯粹自然史，逐渐过渡到将文学的诗意与科学的精确结合起来；由早期的以探索自然与个人的思想行为关系为主的自然散记，发展到当代主张人类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生态文学。

生态文学促使人们去理解文化对自然的影响，把人与自然的生态关联视为社会和文化问题的深层内涵和动因，并从自然生态寻求走出生存困境的深刻智慧。因此，阅读生态文学作品，我们不应将它们看做游山玩水的休闲读物，而应看做人类为摆脱生存困境、寻求精神健康的朝圣记录。

本丛书选译的三位作家均为美国生态文学名家，他们的著作已经成为世界文学中的经典，收录的他们的作品多为国内首译，具有填补空白的重大意义。

主编 马永波

二〇一二年三月

首版序

这是一本主要关于鸟类的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邀请大家去研究鸟类学的书。该书展现了作者的创作意图，以唤醒并激发读者对此自然历史分支的兴趣。

本书很少运用精确的科学阐述，而更多倾注的是对鸟的热爱和熟识的自由抒发。我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随意运用事实，也不允许我的想象干扰事实，从而得出某些错误的印象或者做出某种错误的判断。我的收获更多是来自森林而非书房；事实上，我所提供的，是一份认真翔实的实地考察和体验的记录，按照事实来书写，书中的每句话都莫不如此。然而，在鸟类学研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探索、追寻和发现；其中有些地方与打猎、钓鱼和其它户外运动相似。无论我去何处，我都会用我的视觉和听觉去体

验这种乐趣。

我无法自信地回答诗人的质疑：

“你不用枪能叫出所有鸟的名字吗？”

但是我所能做到的是，清楚地描绘我听到的“黎明时分在赤杨树枝上唱歌”的麻雀以及“河流与天空”。换句话说，我尽力呈现出一只生动的鸟儿，一只来自林中或田野中的鸟，它带着那片土地的气息及其所有相关的事物，而不仅仅是一只被填充后贴上标签的标本。

或许我应该寻求一个更为明了的书名，但照这个方向难以满足我的愿望，我绞尽脑汁寻求一个单词，来彻底反映此书的主旨和精神，我想我在“延龄草”那里找到了，这是白色延龄草的通用名称。它在我们森林中盛开，标志着所有鸟儿的归来。

修订版序

在我的作品的新版本即将发表之前，需要对已经熟悉的读者说点什么，来增进我们之间的理解呢？也许什么也不用说。我们彼此之间已经很了解。我自愿做读者的向导，介绍了野外的某些事情和户内的一些事情。依我看来，读者已经接受了我，并且大致上对我的满意程度超过了我自己的预期。对此，我非常感激，还要多说些什么呢？然而，既然我站在我的立场上开始说了，那我就用闲聊的方式，再说上一会儿。

自我的第一本书《延龄草》出版至今，已经过去了将近二十五年了。从这本书写就之后，我在世上又活了许多岁月。紧接着是其它集子陆续出版，而且连续不断。当被问及共有多少本书的时候，我不得不停下来数一数。我想，一个大家庭的母亲用不着

把孩子们都数一数再告诉旁人总共有多少个孩子吧。她眼前会浮现出所有孩子的面孔。据说，某个原始部落不会计算超过五以上的数字，可是却拥有众多的家禽和畜群，每个本族人都知道是否他所有的牲畜都回来了，他不是通过计算，而是记住了每一头牲畜的特征。

原始部落的人每天与自己的畜群在一起；母亲心里无时无刻地爱着自己的孩子；但是当某个人的著作从他那里发布，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再也不会回来了，就像水果离开树枝一样。而坐下来谈论某个人的著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像一个父亲在谈论离开家园去闯荡世界的儿子一样。作者与书的关系与一个父亲与孩子的关系相比，更为直接和个人化，归根结底，有更多的个人意愿和选择的因素。书是不会变的，并且不管它的运气如何，它自始至终都保持着原著的样子。儿子是血缘进化延续的结果，一个人对这样或那样的特征所负的责任通常很小。但是，一个人的作品却是作者内心真正想法的表述，或明智或愚蠢都取决于他自己的意愿。因此，如果我回避谈论我的这些智力之子的优点或者缺点，或者沉湎于关于他们的值得信任的评论，我相信读者会原谅我的。

我无法把我的书当成“著作”来看，因为创作它们花费的劳作是如此之少。一切都是在娱乐中完成的。我去垂钓、宿营或泛舟，结果就是新的文学素材。当我闲暇或睡觉的时候，我的谷物已经长成。这本书的写作，只是我在野地或森林里度假的再现，甚至更好的回味。直到将它付诸笔端，它似乎才打动了我，并成为我的一部分。

我的一个现已步入老年的朋友，他在俄亥俄州北部森林里度过了青年时代，写了很多书，他说：“直到我背井离乡，才萌发起写书的念头，而那也只是为了让昔日的生活重现于眼前。”写书或许能够治愈或缓解一种思乡之苦。这也许就是最大的乐趣，我本人的情况大致如此。我的处女作《延龄草》，就是我在华盛顿做政府职员的时候写的，它使我能够重温青年时代与鸟儿为伴的情景与岁月。当时，我坐在铁墙前面的一张桌子旁写我的书。我是贮有数百万钞票的金库保管员，在漫长的闲暇岁月，我借助于笔来消磨时光。我的心灵如何从我面前的铁墙上反射回来，从关于鸟儿、夏天的田地和森林的记忆中寻求安慰啊！《冬日阳光》中的很多章节也是在同一张桌子上写出来的。书中提到的阳光要比纽约或新英格兰更加灿烂。

自从一八七三年我离开华盛顿之后，我的书桌前不再是铁墙，我拥有一扇超大的窗户，可以俯瞰哈德逊河和远处森林茂密的高地，而且，我用葡萄园换掉了金库。也许前者比后者更能激起我旺盛的灵感，葡萄树用它的蔓缠绕着我、簇拥着我，布满葡萄架的果实，要比金库中的美钞更让我愉快。

唯一使我想起我面前铁墙的时候是在冬天，所有的景色都被冰雪覆盖，而且我发现正是在这个季节，我的心灵可以最为温柔地沉湎于我所喜爱的主题。冬天驱使人回归自我，检验着他自娱自乐的能力。

我的这类书是否会令人对大自然产生错觉，并且令读者对于他们通常在森林中的散步或露营，产生过高的期望呢？我有几次会偶然这么想过。只有当与我的读者一起分享我在散步中获得的乐趣时，我才意识到这欢乐有多么巨大。写作的热情给我们带来了色彩和滋味。我们千万不能忽略对艺术的幻想。如果我的读者认为他并没有从自然中得到我所得到的，那么我要提醒他，只有他能像我那样自己去解释自然，并对它抛撒词语的魅力，才能明白他从自然中的所得。文学不是在森林中自然野生的。每位艺术家所做的不仅是复制自然，他的叙述所呈现的绝不仅仅是原初的

经历。

许多人认为蜜蜂是从花朵上采蜜，但事实上不是这样：蜂蜜其实是蜜蜂的成果，它实际上是蜜蜂加上花儿的花蜜形成的。蜜蜂从花中得到的是甘露，并通过蜜蜂自身固有的一种过程，将自己的特性赋予它，缩减水的含量并加入微量的甲酸。正是她自己的这一小滴，才产生美味的蜂蜜。因此，蜜蜂是真正的诗人和真正的艺术家的典范，她的成果经常能反映出她所处的环境，同时也能反映出她环境里某些不为人知的东西。我们品尝着三叶草、百里香、菩提树和漆树蜜，同时我们也品尝着某些根本不存在于这些花中的东西。

从事文学的自然主义者并不随意对待事实，事实是他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事实越多越新鲜越好。离开它们我什么也不能做，但是我必须给予它们我自己的风味。我必须给它们加入一种能够提升和强化它们的品质。

解释自然并非是想改良自然，而是要挖掘她的精华，与她进行情感上的交流，理解她，并以精神的色彩重现她。

如果我把路上看到的所有的鸟都加以命名，描述其颜色和习性等等，并提供大量关于这种鸟的事实和细节，很难说我的读者

会感兴趣。但是如果我把鸟儿与人类的生活以及我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展示出它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在风景和季节里它又是什么，那么我给予读者的就是一个活生生的鸟儿，而不是一个贴着标签的标本。

约翰·巴勒斯

一八九五年

目 录

鸟儿归来	001
在铁杉林中	035
阿迪朗达克山脉	068
鸟巢	091
春天在首都观鸟	121
桦林巡礼	148
蓝知更鸟	177
大自然的邀请	189